

2003.3.24

◎張力

P.23

國史館未曾懈怠

三月十八日「人間副刊」刊

於牽強。

載晏山農〈國史館的進路〉，文中所述國史館過去發展情形，與本人之瞭解有些不同。作者認為國史館「和這塊島嶼的關聯實在不足」，導致其在政權改易後，「形貌被要求轉變，就勢所必然」，此種推論過

編修《清史》只是國史館的一項工作，目前已有三種相關著作出版。其餘之工作，可從二二八檔案、臺灣省政府檔案等史料彙編，內容均與臺灣有關，其史料價值與數量多寡，關係依不同研究課題決定。

國史館出版之口述歷史，若說多為一九四九年以後「黨政

耆宿的回憶錄」，並不為過，而這些書籍也包括了部份臺籍人士的訪問紀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這些人士的回憶，絕大部分是他在這塊島嶼上的所見所聞，甚至其所參與的事務，曾和臺灣的命運息息相關。例如汪敬煦之於情治、姚恆修之於臺灣光復後美援、農復會、政府接收臺灣、捐獻、中英庚款、煉油、韋永寧之於經濟、賴名湯之於軍事、夏功權和劉達人之於外交，難道他們所陳述的經歷，並不能構成臺灣歷史的一部分嗎？

國史館的另一個特點，在於其中央機關和幾位前總統的檔案收藏，過去之史料集不免依此為基礎編輯出版。近年來中央政府機構陸續移轉其檔案至國史館，其中甚至包括一些清末和北洋時期的檔案，越來越多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各部會檔案也陸續整理開放，國內外學者在此蒐集研究資料，進而發表甚多專著。研究者不理會此間統獨爭議，課題亦不限台灣史或中國史，冷衙門的國史館以完善的服務提供了他們所需的資料，已使該館成為國際上知名的史學研究重鎮。

至於國史館比不上野史館（傳記文學社）的盛名，只能當作笑話來講。國史館為公家機構，任務繁多，學術工作多屬默默進行，無需常作宣傳。傳記文學社為私人經營，出版之題材均為一般人有興趣的回憶或傳記。而出版品之對外發行，國史館更是困難重重，即使該館最近出版三種頗受重視的史料集，相信讀者也不易在各大連鎖書店中購得。無法依循民間習慣之銷售方式發行書籍，一直是公家機構出版品的致命傷，國史館張館長在此方面若能有所突破，恐怕是更大的功